

通缉令



彭莉 女，29岁，××省
××县人，身高1.65米，体重45公斤。瓜子脸，
皮肤较白，身材偏瘦，左上唇有一黑痣。
于××年利用职权盗取人民币1700万元，
后系数人，现潜逃在外。

A级

特此通缉



一号通缉令

YIHAOTONGJILING

WANGMING

楚翔/著

亡命天涯

TIANYA

光明日报出版社

通 缉 令



犯罪嫌疑人，男，28岁，汉族，
 身高1.68米，体重45公斤，黑短发，
 左眼失明，右眼正常，左耳失聪，
 于2000年10月间在武汉市被抓获，
 经司法鉴定，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A级

一号通缉令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盾长篇公安纪实丛书/楚翘等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 9

ISBN 7-80145-577-0

I. 蓝… II. 楚…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165 号

一号通缉令

作 者: 楚翘 著

责任编辑: 田 苗 周立文

装帧设计: 缪 萌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 100050 电话: 63082437)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145-577-0/I·68

(全套五册) 定价: 99.00 元

某机场出纳员彭莉在港商唐贵平等的精心策划

下，采取撬保险柜，制造公司存折被盗假现场的方

式，盗走人民币一千七百余万元，刑警队长肖智宏

等，抽丝剥蚕般地剥开重重迷雾，终将一宗扑朔迷

离的特大盗窃杀人案侦破。

《一号通缉令》

——公安部一级盗窃谋杀要案

某机场下属公司的出纳员彭莉，在港商唐贵平及情人万冬的精心策划下，勾结香港人高海涛、马仔李国庆、刘波等人，采取撬保险柜，制造公司存折被盗假现场的方式，盗走了人民币1700余万元，在公安人员展开调查时，彭莉突然失踪，1700多万元的现金立刻如石沉大海。在刑警队长肖智宏的带领下，刑警队员们抓住点点蛛丝马迹，抽丝剥茧般地剥开重重迷雾，终于将一宗特大盗窃杀人案侦破得一清二楚，所有作案人员除已被灭口的彭莉外，全部受到法律的制裁。

作者的话

《预谋》、《圈套》、《影子》到《一号通缉令》，四部公安题材的长篇小说今天终于全部完成，看着如此厚重的工作成果，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回想从中学时期发表作品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时间，成为自由撰稿人也有四年了，期间出版图书三十余本，共约五百余万字，其中青春文学占了一大部分，主要有“青春聊天室系列”，“少年秘密心情丛书”、《十七岁的花只开一次》等等，除了《风雨乾坤》、《黑血》等改编自电视剧的长篇小说外，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完成这种题材的文字。

尽管因为种种的原因并非所有的稿件都令自己满意、许多的细节也都有违自己的初衷，但好歹这算是个开始，相信有了这个开始，将会使我建立一种自信，那就是我会把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那些喜爱我的读者。

最后感谢使这些书面世的北京华盾文化有限公司、感谢出版社辛勤劳作的编辑们，衷心地谢谢大家！

楚翘

2002年10月1日夜于北京中关村家中

目 录

一、神秘的一级谋杀 1

香港西贡海面打捞起一具无名女尸，法医鉴定为他杀，此案已定为一级谋杀，移交香港九龙警署重案组，港深警方由此全面开展侦破，死者是谁呢？一名实习女记者目击死亡现场，于是将死亡情景录像，当晚在电视台播放……

二、从财务室被盗开始 25

刑警肖智宏看到新闻，怀疑死者是两天前另一起案件的涉案人员彭莉，两天前某机场刑警队接到报案，机场下属一公司的财务室在午间吃饭时被撬，小金库里 6 万元现金及出纳员彭莉的私人物品等不翼而飞，死者是不是彭莉呢？

三、女出纳员一去不返 43

突然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被盗公司的 1700 万元存折被人提取一空，此案成了大案，公安人员迅速调查，此时出纳员彭莉假装看病突然消失了，刑警陈建军跟踪彭莉失踪，经过调查财务室的人，发现彭莉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

四、紧急发出的通缉令 65

一份针对彭莉的通缉令迅速传到了深圳公安局各分局

及各边防检查站；与彭莉有关的人都接受了调查，但是没有彭莉的消息，她去了哪儿呢？某银行的监控录像上出现彭莉取走 1700 万元的图像，但侦查员们确定她另有帮手……

五、一个爱唱歌的冷美人 87

刑警队长肖智宏从各方面了解了彭莉的个人情况，发现彭莉是一个心比天高却又落漠忧郁的女人，她的家人都在为她担心，此时案情的焦点都落在帮助彭莉取款的人身上，警察们怀疑那个人是彭莉的情人，一个姓万的男子……

六、神秘人物隐约浮现 109

在刑警的布控和调查中，彭莉犯罪的嫌疑很大，经查证，彭莉曾向她的老同学借几万元钱，被同学拒绝，这个人反映彭莉可能和一个姓万的人在一起，神秘人物隐约浮现了出来，这些情况使刑警们感到疑云重重，这个姓万的人是谁呢？

七、纸片上的电话号码 131

刑警们在彭莉家门外蹲守一夜没有任何收获，有人在彭莉的办公室发现一个电话号码，由此引出一个姓万的东北人，狐狸的尾巴终于露了出来，肖智宏决定立即抓捕此人，但万姓东北人早已不知去向……

八、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151

万冬跑了。但抓住了一个认识万冬和彭莉的人周新来，他供述了他和彭莉、万冬结识的经过，又透露万冬是

一号通缉令

彭莉的情人，通过周新来，又出现一个犯罪嫌疑人港商唐贵平，案情顿进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九、找到案犯提款的录像带 173

刑警对市内各饭店银行等进行调查取证，终于在一家工商银行找到了一盘录有案犯提款时的录像带，周新来认出提款人之一是彭莉，但没有发现万冬的痕迹，此时万冬突然传呼周新来，刑警们精神为之一振……

十、一张大网撒开了 195

刑警们确定这是一起由彭莉和万冬等内外勾结的团伙犯罪，于是分头到各地去了解彭莉的情况，但都没有什么收获。案情再一次陷入困境。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一个令人激动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疑犯现身了……

十一、从哪里寻找突破口 215

一个叫李天忠的犯罪嫌疑人刚露出头便又警觉地缩了回去，这使刑警们大失所望；于是刑警把彭莉的丈夫何志明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但经过多方调查，却发现他和案件没有任何关系，这使案情又一次陷入僵局……

十二、案情有了意外进展 235

刑警们在酒店意外地抓获了李天忠，李天忠不但供出了1700万元丢失的秘密，还供出了案中最关键的人物：香港人唐贵平，经过古新来的证明，这个唐贵平确实与案件有关，刑警们开始重新考虑追捕对象……

十三、不是冤家不聚头 257

调查案件的两个刑警之间有矛盾，虽然两人平常怒目以视，但在案件中却抛开个人恩怨走到了一起，但是偏巧这时新的矛盾又出现了，暗中跟踪彭莉的家人没有结果，刑警们加紧寻找案情的突破口……

十四、“寻芳客”的收获 277

两个刑警装扮成“寻芳客”到发廊洗头，引出了唐贵平的情人鲁媚，他们查到鲁媚的住址，为了不惊动鲁媚而顺利抓到唐贵平，刑警们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蹲守，守株待兔的刑警们等待着兔子的落网……

十五、案情有了重大突破 297

唐贵平在事实面前终于低下了头，他不得不交待了他和万冬等所犯的罪行，并交待彭莉已被同案犯高海涛杀死的事实，但狡猾的万冬将彭莉的钱骗到手后就下落不明，刑警们开始了缉捕万冬和高海涛的行动……

十六、抓获另一嫌疑犯 325

根据唐贵平的交待，抓获高海涛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立功赎罪，唐贵平主动配合侦察员抓捕高海涛，经过一番周密的布置，在一个歌厅老板的积极配合下，杀人凶手高海涛未浪费刑警一枪一弹便被逮捕归案……

十七、通向死亡的黑夜 343

在众多的事实面前，高海涛不得不彻底供出了他及万冬如何秘谋杀害彭莉的全部事实经过，万冬仍旧逍遥法外，刑警们为彭莉这个有着无数个美梦的女子，竟然为了不值得的情人如此命丧黄泉而深感叹惋……

一号通缉令

十八、梦断香港九龙湾 367

香港海边的无名女尸被警方确认为彭莉。在高海涛的检举下，唐贵平也不得不供认自己也参与了秘谋杀害彭莉的行动，部分赃款被追回，但第一犯罪嫌疑人万冬潜伏了起来，警方向全国发出通缉令，开始全面抓捕万冬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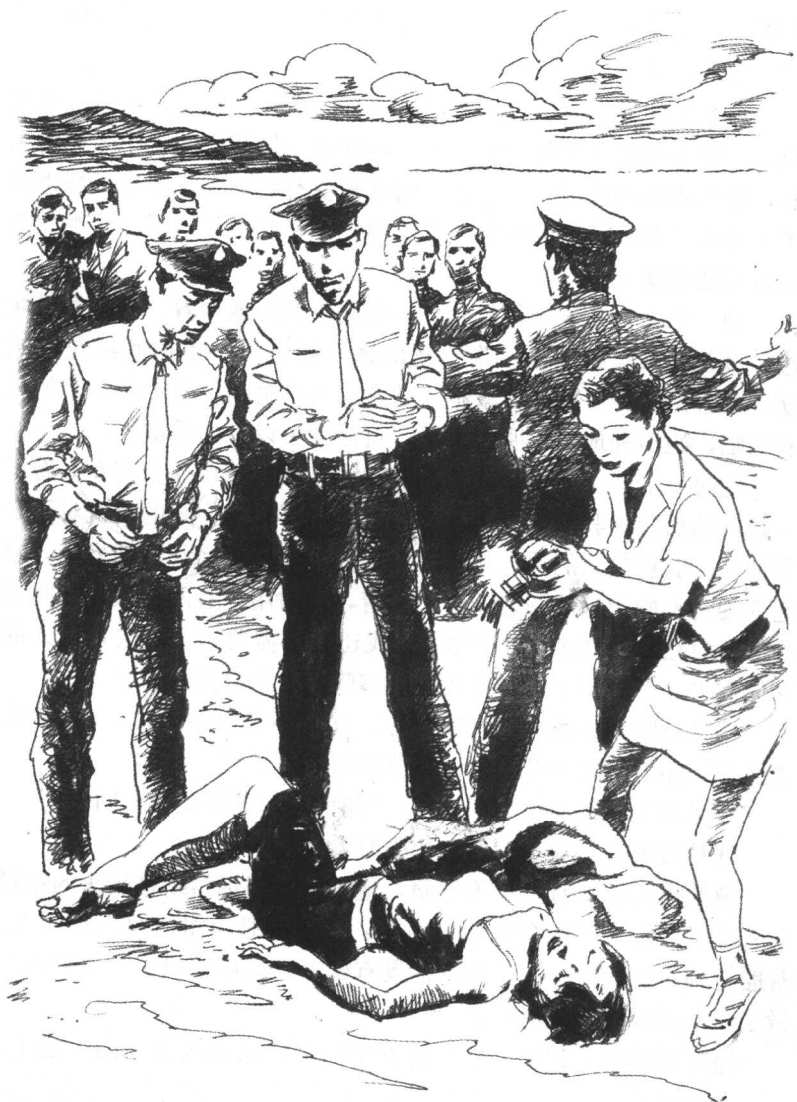
十九、走投无路的人 387

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明朗化，万冬的同案犯李国庆终于禁不住家人的劝说来投案自首，他提供了万冬的行踪，这使案情向最后侦破又迈进了一步，刑警们十几双眼睛死死盯住万冬潜伏的那栋楼出口，但是没有发现万冬的踪迹……

二十、主犯终于落入法网 403

刑警队长带领三名侦察员悄悄潜入万冬住楼，在李国庆的指引下，公安人员迅速找到万冬的隐居处将其抓获，在强大的事实面前，万冬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至此，1700万元大案终于胜利结案……

一、神秘的一级谋杀



香港西贡海面打捞起一具无名女尸。

晚上8点左右，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彩霞在西边的天际上留下几片淡淡的红云，太阳已经躲到了西山的后面，给东边的大鹏湾海面，留下了浓浓的阴影。白天蔚蓝色的海面，此时慢慢开始变得墨黑起来，显出深不可测的神秘色彩。

一个大约二十多岁、长相白晰清丽的女人，惊魂未定地从南澳码头一艘小型机动渔船中钻出来，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样的风衣，这风衣的颜色对于二十多岁的她来说有点老气，不过幸好她脖子上系着一条娇黄色的丝巾，这丝巾一下又使她年轻了，让她看上去显得楚楚动人。

她一个人失神地站在船弦上，朝码头留恋地望着。一阵海风吹过，掀起的风衣的一角，隐约露出她大褂里面一条白底红花的裙摆。或者是因为海风的缘故她才随意给自己裹上那身不合时宜的风衣的吧。她出神地想，明天一早，自己就可以到达香港了。

这时一个三十多岁、肤色黧黑的男人从船舱口探头朝女人看了一眼，然后和驾驶室里一个像是随意地瞟了女人一眼的司机对了个眼神儿。肤色黧黑的男人从船舱口爬上来，径直走到驾驶室里，拿起驾驶台上的望远镜假装朝海上望着，同时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见的声音对粗壮的驾驶员小声说：“我还有事需要马上回去，送人的事你们去一下就行了。再说我心脏有问题，也有点晕船。”

驾驶员听到这话显然有些吃惊，立刻不满地小声说：“你不去怎么行，船上就我和开船的，事情恐怕办不了。”

黧黑男人不快地小声训斥道：“我真的有事需要马上回去！”

驾驶员瞪着一双不大的三角眼盯着他。

黧黑男人被他盯得很不舒服，他不安地朝仍然站在船头的年轻女人瞟了一眼，声音缓和地小声说：“这样吧，你把四川仔叫上。趁船行到半中间时……”他的话没有说完，只用一只手在驾驶台上做了一个轻轻一斩的动作。

路灯开始亮了起来，正在建设中的南澳旅游区公路的工地上，没有了白日的喧嚣，变得空旷起来，偶尔驶过一辆汽车，卷起漫天黄尘，跟在车屁股后面渐渐远去，消失在山的那一边。

一号通缉令

天空中一只海鸥蓦地朝船头的女人飞过来，“啊！”她一声鸣叫，女人吓了一跳，顿时醒悟过来，望着空中那远去的一个小点儿，她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啊，鸟儿也归巢了，而自己呢？儿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人啊，常常会做出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的事情。她默默地擦去了腮边的泪水，心想，不要沮丧，也不要悲伤，以后自己和儿子在香港见了面，好日子就不远了。

两个小时以后，天完全黑了下来，海边的天气说变就变，天空突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海上也起了风，并且风越刮越大，在海面上掀起了层层浪涛。波浪汹涌地冲上海滩，拍打着礁石，又气势汹汹地“哗哗”叫着退了下去。

一女两男三个人影突然出现在风高浪急的险滩上，一道奇异的闪电划过，照在惊慌失措的女人脸上，正是那个系着黄丝巾曾经站在船头失神的年轻女子，风浪中她大声地问旁边的男人：“船什么时候到？”

“快了快了！”那人不耐烦地大声说。

又过了几分钟，女子心里的恐惧在加大，她又大声问：“船什么时候到？”

那人不时急迫地伸长耳朵，倾听有无快艇马达的声音，同时安慰女子说：“别着急，一会儿就会来的。”

女子不再说话，紧抱住怀中一个大旅行包，一个人沉默无语，凝神望着冲上又退下的海浪，不知在想着什么。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一艘快艇终于到了，快艇上下来一个中年男子，他走到等在险滩上的一女两男身边，将快艇的绳索交到其中一个男子手中，然后着意地看了那女人一眼，一声不响地走到一边去了。

一女两男迅速地上了艇，其中一个男子在艇尾驾船，女人抱着包却站在船头，朝前方望着。船启动了，只听得呜呜的风声从耳边掠过，女人伸长脖颈，眺望着香港那边，希望能看见繁灯闪烁，或者哪怕是依稀的灯光，但是她失望了，她面前除了黑暗，什么也没有。

大风肆虐地刮过海面，掀起滔天的巨浪，小小的快艇在海中如同沧海一粟，在海面上起伏跳跃，女人感到一阵恶心，她拼命地深呼吸克制着自己，可是晕船的感觉仍然不可逃避地向她袭来，她咬住嘴唇，不知不觉中把怀中的大包扔在了船上，双手紧握住船舷，脸色苍白地紧闭住了眼睛。

这时快艇已经不知不觉地驶过大陆和香港的海域分界线，驾驶的人突然让小艇慢了下来，同时朝坐在女人近旁的男人看了一眼，而女人此时正被剧烈的晕船反应困扰着，丝毫也没有觉察身旁人的动作。

只见那人突然面露狰狞之色，动作慢慢地从女人身后拿出了一把铁锤。然后他迅速站起身，举起手中的铁锤，照着年轻女人的后脑，狠狠地一锤打了下去……

7月的香港，艳阳高照。浅水湾的海滨浴场又到了旅游旺季，满眼是鲜艳斑斓的遮阳伞，到处人头攒动；不光是穿着性感泳装俯卧在沙滩上日光浴的美女、带着墨镜躺在折叠椅上啜饮扎啤的酷男，这个季节更多是驱车几十里来这里举家度假的人，因为孩子们好容易才盼到了暑假；沙滩上拢着的湿温暖带咸味的空气，夹着孩子们乐此不疲的嬉戏喧闹声。

何嘉芮躺在西北岸一只大大的粉紫色阳伞下，心不在焉地咬着柳橙汁的吸管。22岁的她，刚刚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毕业，这也许是她最后一个暑假了。八月份，她就要去A报社报到了；一想到新的工作和环境，她的心里就会痒痒的，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情愫慢慢地扩张，咬噬着她的五脏，无法平静。是啊，22岁的年轻的心，等待一个月，对于她来说就好像一辈子那么长。

“嘿！”冷不防耳边有人大喊了一声，把嘉芮给吓了一跳。黄子惠湿漉漉地从身后蹦了出来。黄子惠是何嘉芮大学的同学，两个人好的可以挤在一张床上悄悄话说到凌晨。不过黄子惠的家世却比嘉芮好得多，那是一个天生不知道忧愁是何物的千金小姐，整天快乐得像个活宝。她拨弄了一下贴在额头上的一缕头发，没心没肺地问：“怎么啦，发什么呆啊？”

一号通缉令

“我哪有……”

“呵呵，还不承认。有心事啦？背着我和帅哥约会啦？”

“嗯。下回带着你。”

“哈，谢啦。当我不知道你的心事啊！又在为工作的事儿焦虑啦？怎么签字之前都没见你这么烦，这会儿倒成天愁眉苦脸的？”

“你当然不用烦啦。反正是在系里读研，梁教授又是那么乐观的一个人。”嘉芮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她和子惠同是今年大学毕业，可是子惠就不用为工作的事发愁，她安然地继续读她的研究生，而且导师又是在国际上都有些声望的梁大教授，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从来就不用为怎么养活自己发愁，这一切也是嘉芮盼望的，可是她却无法实现，因为她不能不先顾自己的生活，然后才考虑其他。

“嗨，子惠啊，说得倒轻松，我也郁闷着哪——不过算了，不说败兴的话了，不是说好了来玩的嘛，坐在这里发什么牢骚，你都在这儿坐了两个钟头啦，还不快下水去啊？”

嘉芮舒了口气，看海滩上水清沙细，三面翠山环绕，水炎树的枝头上盛开着绯红色的花朵，如火如荼，美不胜收。子惠粗手粗脚地把泳镜往嘉芮头上一套，就连推带拽地拉着她往海边跑，嘉芮来不及放好杯子，柳橙汁溅了一身。两个人唧唧咯咯地笑着，在没腰的海水中互相泼水。

岸上一个色彩鲜艳的遮阳伞下，一个三十多岁体态丰盈的少妇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正在喝饮料，小女孩的父亲穿着泳裤正要下水，小女孩挣脱开妈妈的手，嚷着也要下水。年轻的父亲无奈，把小女孩轻轻一拎，就将她放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小女孩咯咯地笑着，突然，她坐在爸爸的肩头指着远处的海水说：“爸爸爸爸，快看，有一个阿姨在水里漂！”

“哪儿？”

“那里那里，她的长头发散开了，她的脸朝下。”

年轻的父亲没有看见女儿所说的用这种奇怪姿势游泳的人，笑说：“好啦，抱紧爸爸的头，爸爸就要下水了。”

小女孩的注意力立刻就回到了爸爸身上，她紧紧地搂住爸爸的头，惊喜地看着爸爸一步步走进海水里。

何嘉芮一口气游了好远，直到碰到了防鲨网她才往回游。和许多香港长大的孩子一样，她从小就喜欢游泳；香港众多的海滨浴场是他们童年的伊甸园，写满了懵懂的快乐。在水中的感觉真好，清凉爽滑，而且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浮力，感觉到水、在从四面八方将你托起，也许飞就是类似的感觉吧。

“嘉嘉！”嘉芮把头浮出水面，看到子惠正在不远的地方踩水，高高地举着手臂。

“再比一比？敢不敢？”

嘉芮把泳镜推到额头上，定睛一看，子惠的手中拿着一个亮闪闪的东西，想来该是她手上那枚戒指。她笑着喊道：“呵呵，比赛谁怕你，可是万一被沙子盖住真的找不到了，谁再买给你啊？”

“嗨，我还真不信我们俩谁都找不到！——再说反正是假的。”子惠说着就把戒指朝近岸的水中人不多的地方远远一抛。两个人相互望了一眼，会心地一笑，拉下护目镜，一同钻入了水底。

子惠就在前面，像条鱼儿一样轻快地向前游着；阳光透过清澈的海水照在她亮绿色的泳装上。看她急急的样子，一路潜泳一边在岸底搜索，嘉芮暗自好笑，悄然跟在后面……可是，她的视线突然被右边不远处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

那是什么？娇黄色的，像一缕奇异的水草水底飘动，但是那肯定不是水草，嘉芮想，水草哪会有那么黄的颜色？她好奇地向那“水草”游了过去，等到游近了，伸手一拉，才发现那是一条挂在水草上的丝巾？

正当何嘉芮把那条丝巾使劲从一块石头下拉出来的时候，她突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发出一声惊恐至极的尖叫：“啊！死……死人！死人啊！”

这惊叫声像晴空突然打了一个炸雷一般，刹那间划破了整个海滩的安祥和温馨。整个海滩上的人都惶惶地朝声音的出处惊讶地张